

# 台北當代藝術中心 鄭美雅 拒絕成為執行官方意志的殭屍

黃伊涵 / 台北報導

一個炎熱的仲夏午後，和美雅約在台北當代藝術中心(TCAC)，穿著木屐在一旁忙碌的藝術家楊俊也是機構創始者之一，這不等到我自我介紹，他已經熱情地將冰涼的啤酒一把塞在我的手上。瘦骨嶙峋的美雅，說起話來神采奕奕，但總讓人不禁擔心是否還沒吃飽。藝術領域的獨立的非營利機構在台灣本來就生存不易，加上經年累月舉辦的國際型論壇或展演活動，如沒有強力的官方資源或是財團背後力挺，磨耗掉的成本非常可觀。在外來金援資源上可說是一無所有的TCAC，僅靠著藝術家捐贈作品義賣與販售飲料的收入苦撐。平日在機構出入的都是國際藝壇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，很難想像TCAC本身的財政狀況卻是如此艱辛。談到令人頭痛的經費問題，美雅無奈中的語氣仍透露著樂觀，單薄的骨子裡，有著高於常人的意志。「我們是個很窮的機構，但是我們對贊助商唯一的要求，便是希望他們的贊助是無條件的，也就是說，除了理事會的成員與會員，沒有人可以對這個機構的內容或是決策有任何的干涉或是介入。」

現任台北當代藝術中心的理事長鄭美雅，其實是台南府城的孩子。考上了台北的大學，便離鄉背井、負笈在外直到今日。美雅在大學時代讀的是法律，或許可以解釋從她的談吐中所感受到的正義凜然是從何而來。大學畢業後，美雅進入台灣第一個以報導當代藝術影音新聞為主的網路電視台，同時也是個在地實驗網路電視台。當時的她，必須手持家用DV錄影機採訪、報導90年末的前衛藝術，包括陳界仁、彭弘智、鄭淑麗，以及地下噪音及實驗劇場創作者等。或許是在此時與藝術結下的不解之緣，爾後，美雅便前往英國米德賽克斯大學(Middlesex University)深造藝術學院視覺文化碩士。回國陸續參與了第一屆「台新藝術獎」的策劃及籌辦、與策展人王俊傑、王福瑞合作舉辦分別於國美館與北美館展演的新媒體藝術大展。2006 進入台北當代藝術館擔任策展人，策展經歷包括國內外年輕藝術家如【靜默突襲－林冠名個展】、【宇宙主義－Phunk Studio】、【凝視著，卻看不見的光景－橋本典久個展】。2010年赴日本3331千代田藝術中心駐村，同年與甫從德國返台的徐文瑞、楊俊，還有台灣多位策展人及藝術家共同籌辦台北當代藝術中心。TCAC成立的宗旨，有很大一部分是為了監督官方的文化政策，成為一股代表台灣藝術界的聲音。遙想TCAC成立之際，她回憶說，機構的所有發起人、理事與會員一同召開了場大型記者會，廣邀政府官方藝術組織，以及熟識的企業財團代表參與出席，宣佈台北當代藝術中心與協會的成立，同時也提出了募集資金的需求。當時僅有忠泰建設集團伸出了援手，提供了兩棟位於城中藝術街區待都市更新的住宅空間租借。由於租借期限只有兩年，去年的五月，TCAC便搬遷到現在位於安東街的一座涵蓋一樓與地下樓、各約24坪左右的空間。雖然空間大大縮水，但是TCAC舉辦的節目水準卻絲毫沒有受到影響，反而有越來越龐大的趨勢。



鄭美雅

在目前全球文創產業熱的意識形態浪潮下，台灣的藝術界也受到了極大的威脅。當亞洲的文創產業熱已成為官方、資產階級與大眾媒體由上而下的絕對命令時，TCAC著力於長程的文化戰略與實踐的方式，希望能夠作為一個改變政府與社會思維模式的運動團體，進而為自身的存在爭取到穩定的經濟資源。但在達到這樣的遠程目標之前，近程規劃上，免不了要和許多的藝術機構共同爭取政府微薄的補助。然而，讓美雅最憂心的是，台灣商業畫廊與非營利組織的界線漸漸模糊的狀況已漸漸發生；商業畫廊開始做實驗性的展覽，而非營利性組織也開始販售藝術作品。雖然雙方各執一詞，彼此都覺得自己是對於藝術推廣、或者是對組織的生存都有不得不的苦衷，但如此一來便難以釐出非營利組織的定義，對非營利組織的生存埋下了不定時的炸彈。

藝術家陳界仁曾在討論TCAC的未來方向時提出，亞洲的藝術家其實並不缺乏展覽機會與展出空間，甚至不缺買賣作品的機會，亞洲當代藝術真正的問題，是否在於提不出具前瞻性的觀念與知識生產？專業的藝術知識生產在沒有一個可供長久論辯、實驗、展示、積累、建檔，和有穩固經濟資源支援的當代藝術中心下，是不可能真正建構起來的。TCAC的創始參考了歐洲歷史上最早存在的藝術家自營空間之一，包括營運義賽家之屋(K/haus, 1861~)的藝術家協會，以及其後分離出來的分離宮(1897~)。組織架構包含了民主制度的基本雛形，像是定期選舉、會員大會、理監事營運架構(內閣與監察)等。一百年後，分離宮所發生的美學實踐，早已遠遠與克林姆創立時大不相同。但現今這個機構依然由藝術家自營，活躍於歐洲的藝術環境。或許台灣目前的現實環境，讓人難以用一個世紀來做為一個想像的時間單位，但是只要是保持希望，哪怕是下個月的房租都不知道在哪裡，美好的遠景都還是值得期待。